

活着

黄丹丹

王小妮老师的随笔里有这样一段：“文字就是障碍。文字就是粉饰。文字就是虚假。文字就是叛变。文字就是篡改。文字一写下来，必然违背偏离最初的最真实的部分。和鲜亮亮的感觉比，文字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我反复看了两遍，又在心里重复“文字不是什么好东西”，还真是。

可是，中了文字蛊的人，就像吸了毒，沾了赌似的，对文字戒不掉。譬如我自己，就这样。

我一直沾沾自喜甚至有时候还得意洋洋地对人宣布：我这个人，从来没什么可以让我上瘾。现在，我要收回我的话，因为，我发现，我对文字是上瘾的，我一天都离不开读与写，我必须写，不让我写，比不让我说话都难受，虽然我的“写”，不过是制造文字垃圾。但我有自知之明，就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写，这种写就是自说自话，意义不意义的，且不管它。做什么事都需要讲意义吗？你以为是意义就真是意义吗？

“意义是什么，一个大疙瘩，死硬的一坨。没有变化，没有新意，没有多义性，意义是死的，绝对的，我们用了很多年，绕了很多路，终于明白我们很不需要它。”还是忍不住引用王小妮老师《我们不需要意义》里的话。

活到四十岁之后，发现自己变得更不羁了。我觉得做一个真人，做自己，不看人颜色，不取悦大众，不哗众取宠，小心翼翼，就这样不管不顾地由着自己的性子活，挺好的。反正我不去妨碍他人。当然，他人也碍不着我。不去听聒噪，不去看表演，不理睬虚伪的赞赏与狡黠的挑拨。也不再向任何人解释。爱咋咋，爱谁谁。

我更爱植物，也更爱食物了。

我喜欢看晨光落在花朵上，把花瓣照得透明又炫目的样子。我也喜欢在暮光中，站在厨房做吃的。那天傍晚，我开会回办公室，一眼看见墙壁上被夕光穿过案头盆栽后投射出的影子，觉得这才是一幅永远无法被复制、臆造的巨作呀！有时吃到一颗新鲜的桑葚与一枚甘甜的樱桃时，我也会想这真是人生的至美感受。瞧，活到现在，我才懂得生活。才明白自然与活着是人生的要义。我怎么这么些年都不懂事呢？

认真地本真地笃实地大胆地自然地活着，才是正事。“人是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写，什么都不想的。在天和地之间坦然地待着，偶尔抬头看看天上经过鹰或者飞机或者排队的大雁。所有生物就是这么生活，人除外。”还是王小妮老师的文字。想想，会觉得，人是最傻的。

表格障碍症

肖遥

到了新公司后，每天最害怕的事是打开QQ，每天QQ里都有要求报的表格。

同样的电脑，写文章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千手观音，填表的时候手就变成了脚。我不得不吃力地分析啥叫“期末实有”“本期新增”“本期注销”。我很困惑的是这些催人泪下的表都是谁制作的？可能我对世界的理解太狭隘了，我应该开一下脑洞，此人是给高考出题的，或者给考研出题的，因为不是总有题让他出，就跑到我的上级部门出题去了，我每天都边做这些考题，边惊叹这个出题的脑洞清奇，能出这么难又这么没有意义的题。这些难题的唯一意义就是成功的把做题的人难到怀疑人生。

对电脑那头等着我交表的宝宝们，我对他们也不无同情，得跟我这样一个表盲打交道，我刚开始会跟他们一个个地说：“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这个工作，不熟悉，不能给我发个别的部门填的样表……”说的时候，我想起我经常跟编辑说的话，发个样文我看看。实际上，即便样表发过来，我也看不懂，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，给笨手笨脚的自己争取点时间。

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，生活就是由表格构成的，他们从小学时候就开始填报各种表：学籍表、报考表、班级表、成绩表……可我，好像患有表格障碍症，一眼就能总结出一篇千字文的中心思想，面对一张不管是WORD表还是EXL表，我能盯上一个小时，从相看两厌到反目成仇。

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每次开家长会我对娃的各科成绩表若有所思的时候，其实是根本看不懂这类工资条一样东西，更汗颜的是，我其实也看不懂工资条，不管

它们是被撕成条状的，还是没撕之前的。

难道表格的发明不是为了更简单更一目了然地说明问题？对于我来说，好像不是，表格的发明就是为了摧毁我，提醒我世界上还有一种这样的思维方式，就是你只能在条条框框里思考，其它的，别想多了。

有时候，我会冷静下来，客观地面对问题：毕竟我看过那么多磨脑子的书，就像磨刀石一样，脑子即便对有些事物不敏感，但也绝不是木头，弄清楚这些破表格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。有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脑子虽然还没搞清楚，手已经上去填了，忽然想起自己从前学过统计学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会计，尽管我接到账本的时候都快哭了，就像读天书一样，我连夜跪求我当会计的小姨紧急救援，当年我哭哭啼啼的样子还历历在目，如今我已经没人可哭哭啼啼了，小姨早就退休了，她说现在的电子做账她也不会了。

跟这些表格搏斗了一下午，到快六点，我想起我娃今天第一天复课了，回家还要吃晚饭，而我现在还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填表，这么一想我就快疯了，疯完了还得填，就这么填着崩溃着，崩溃完再继续填。填到死去活来的时候，我认识到一个更残酷的现实：死其实很容易，不容易的是活下去。

到下班的前一分钟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填完了。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但是打算把它埋在心里，打死也不会告诉领导：对于一个妈妈来说，逼她迅速完成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办法就是，让她知道她娃要吃晚饭，那么她在这之前，就什么都能克服，什么都敢摧毁，什么都能建立。



水中汉子 李海波 摄

种瓜点豆

尔冬

这是我第二次种菜。我把菜种在天台上。

先祖们真是智慧，在生存中探索，观天象、制时令，发明二十四节气，科学地解释了天文气象变化的规律，巧妙地结合了天文、农事与物候，衍生出节令和民俗文化。农耕时代，菜得种在地里，现代智能却可以让它们长到客厅、厨房，打开冰箱即采即食。介乎两者之间，我种在离地几十米的空中。家住复式楼，顶上前后两个阳台便成了我的“袖珍农场”。淘得种植箱，高约20公分，自行调节长度，宽约一垄地，再购无菌椰砖，用水泡开，能膨胀到6倍，混以泥炭营养土，便有了菜地。店家都会“钓鱼”，网购送铲子、钉耙、小锄头，还送种子，类似于“充话费送手机”。螺蛳壳里做道场，去年我居然种了南瓜、黄瓜、丝瓜、苦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茄子、空心菜、菠菜、香菜、青菜十几类瓜菜果蔬，品种虽多，但每种棵数以个位计。还有薄荷和黄豆，那是懒人的干活，特别是黄豆，撒种后就基本不需要打理。这让我弄不明白，为何大豆还得大量的进口？

舍不得那配送的种子，除了南瓜等少数几样从农家讨得的菜秧，一大半我自行育苗，用湿巾把种子放在茶碟子里催芽，几近魔怔了，每隔几个小时就定定端详一番，半夜起床看看是不是发了芽，怕天冷恨不得放进被窝。种子开嘴了，小心翼翼埋到土里，长出三四片叶子就移栽定植，铁定主意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，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瓜皮果屑，蛋壳及鸡蛋盒里的稻糠也都派上了用场；我的菜苗还吃中草药，药浴的药渣也都掺了进去。实践中，我发现椰砖土保水性能差，辣椒、茄子等也得镇压、蹲苗，于是便想着去“偷”土，后备箱时常放上装酒的袋子和小铲子，进小区时左右手就晃荡着袋子，开口处还塞着报纸，旁人眼里，我成了酒徒，“好酒！老陈现在馋酒了？”“是呀，人老了好那一口杜康，要不上楼也喝一杯？”和相熟的人有一搭无一搭招呼着，心里想的，得先让我的瓜秧喝上水。单位大院的办公大楼四周栽了很多树木，广玉兰、山茶、香樟、金钱柳、桂树、枇杷、樱桃和苦李，午休前后，工兵铲派上了用场，我是分散“作案”，一棵树下最多两三锹，“作案”后用四周的杂草掩盖起来，尽量还原现场。我“偷”得最远处是在大别山深处，随某个慈善组织考察中药材基地，顺手“偷”了点原始森林里的多年的腐殖土。

夫人笑话我那一碗菜上的花费够她成担成担挑进门，我说我养的是宠物，观赏用的，我的农场吸纳的二氧化碳和生产的氧气是用钱能衡量的么。农家时令瓜蔬都欢腾腾的在餐桌上跳舞了，我的“农场”羞答答躲着一群没长开的黄毛丫头，我是不急的，舍不得嫁姑娘。虚荣心作祟，曾幻想着拎着瓜菜去敲朋友门，炫耀炫耀，可架子没搭好，黄瓜坐地无品相，生生长出茄子样。茄子呢？门茄没坐稳，稀拉拉的挂着几枚，辣椒产量也不高，西红柿状若葡萄，干脆喂鸟了。再说丝瓜，自始至终只是顶着花蔓。南瓜倒是开花结果了，我亲手授粉，除了三棵南瓜，还贡献了几个星期的南瓜藤、南瓜花。

种菜住往示人无大志，这勾当刘备干过，典籍记载“先主据下邳”“备时闭门，将人种芜菁”，但被曹操识破，只得带着兄弟跑路。政治家们心思不在种菜上，但文人可以，最喜陆游，诗曰：

菜把青青间药苗，歧香盐白自烹调。

须臾彻案呼茶碗，盘箸何曾觉寂寥？

走在人生的归途，这两者似乎与我都无涉，我只是把乡愁找个归处，人间烟火气，慰我凡夫心。